

## 《唐诗光明顶》： 人生的高光和暗谷， 诗人们的回答辉映千年

壮盛、明亮的历史时刻，大唐最有魅力的诗人纷纷登场——

冲出岭南、征服长安的小镇青年张九龄；拥有了一个少年最好的开场，从高峰跌落也能活出诗情画意的王维；浑金璞玉又时而情商欠费的李白；失意半生、终青云直上撑起大唐一片天空的高适；徘徊在盛唐诗人圈边缘，却逆袭成为时代最强代言的杜甫……

他们或昂扬、或闲适、或奔放、或傲诞，在盛世的诗酒风流中兑现着天赋，写下最好的年华。而高峰之所以为高峰，就是当遭遇从极盛的顶峰掉向下的失落时刻，他们的诗歌依然能照见幽微、擦亮夜空。

《唐诗光明顶》是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第二部，历时两年，反复打磨。“光明顶”寓意最高峰，全书收录20多篇文章，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北固山下的一艘小船写起，到公元770年杜甫病故的小船收笔，将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大诗人经历过的高光暗谷，都写入书中。

六神磊磊是作者王晓磊的笔名。他从2013年起开始写作，对唐诗和武侠小说进行解读，因为犀利、独到的视角而广受好评，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唐诗解读、普及者之一。如古典文学教授戴建业所认为，“六神磊磊是一位富有灵气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，不仅是金庸的隔代知己，也是解读唐诗的高手行家。”

《唐诗光明顶》是一本串联所有耳熟能详的盛唐诗人的作品，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，盛唐诗歌

精华都在书中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、王之涣、张九龄……盛唐诗歌全明星阵容一网打尽。30多首唐诗名篇力作深度赏析，视角别有天地，见解深刻又不乏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。

以诗带史，书写了盛唐诗人的个人命运和情感勾连，在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中，窥见唐诗黄金时期的盛况。北大历史系教授张帆盛赞，“这本著作寓庄于谐，举重若轻，堪称一部鲜活的唐诗小史。”

“在一个开明的盛世，如何兑现自己的天赋？”“当时代掉头向下，遇到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刻，应该如何自处？”这些千载留名的大诗人，也不过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，和你我一样，他们也要在具体的生活里艰难跋涉。原来那些世间的繁华真理，我们所要经历的颠沛流离，早就被他们写在了诗里。

有媒体人曾写道，六神磊磊写杜甫，他说杜甫迟来的功名与成就，像是“一个小号的逆袭”——这种说法很打动人，入了半截土的事，被他一说，总觉得是抖掉了历史的陈旧的尘，焕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气息。再说得直白点，就是把看似标本一样蔫萎的菜，做成一款时髦的料理。我觉得，就是他了。

大时代如同投石一般，将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张九龄这些享有“千秋万岁名”的大诗人，抛掷入各自的命运轨道。盛世的风云涌动、普通人的郁结起伏，尽数成为诗人笔底波澜的养料。

历史小说家史杰鹏评价六神磊磊解读唐诗的作品：唐诗比他熟的，远没他文采好；比他文采好的，唐诗远没他熟，读完以后，你对唐代那个诗歌的



锦绣之世，将会有不亚于专业程度的了解。

在这本投入了大量情感和大把时间，篇篇精心推敲打磨的新书《唐诗光明顶》中，六神磊磊继续以令人时而会心一笑的笔触，别有天地的解读视角，带领读者切身地去感受诗人的个人命运与情感勾连，一起进入诗歌解读的“最高峰”。

生活在一个转折的时代里，如何面对人生的高光和暗谷？诗人们的回答辉映了千年。

唐诗就是人生。在唐诗里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。

来源：工人日报

## 《日常的深处》：断舍离与囤积癖

“旧物件”曾是“现代生活”的承诺，隐含着对幸福与美好的召唤和期许；但是，当后者来临时，这些诺言又仿佛成为缥缈的空话，因为“现在这些东西早已实现，但我观察到他们并没有觉得生活特别美满”。此间的反差，一方面加剧了“中年危机”的心灵负荷，另一方面也迫使王小伟去深思其中的秘密。

这些“秘密”，很容易被虚化为“人生的意义”。王小伟没有受此魅惑，他更愿意去“刻画人生”。所谓“刻画”，是不再先行地为“人生”或“生命”扣上“意义”的大檐帽，而是去真挚地思考：自己是“如何”走到今天、活在当下的？这种从“为何”到“如何”的思维转变，让哲学思考转变为对内心的梳理。正是在梳理的过程中，王小伟再一次与“物”遭遇，与自己的“危机”会面，他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写作立足点，即“透过澄清物品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，尝试揭示我们曾经是如何生活的”。

在“中年危机”的困境中，王小伟渴望在“物”与“生活”的碰撞中，找到“人生”甚至“生活”的原初面目——那些曾被“物”所承诺又被“物”所替代、淹没甚至褫夺的企盼与希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的写作内蕴着从现象学到生存论的深化过程，包含着浓郁的主体论色彩，即对于“我”的关注。他的写作穿梭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网络中，以“讲故事”的方式，将哲学反思娓娓道来。

若从存在论的角度去审视，我们便会知晓：王小伟他所渴望的，是平衡与安憩，是人在“宇宙节奏”的律动中，获得身心的舒展与精神的安稳。“物”作为人的外延，它本是工具，是人之外的客体，是生活的助力。但目前的状况是，“物”正在缩短人的延伸，并在主客体的隐秘颠倒中，将人工具化，以至于时间的痕迹都被消磨殆尽，更何谈生命的踪迹。为此，王小伟在共时性的视角中，以手机与微信为锚点，深掘“物”对“生活”的影响与塑造。比如，手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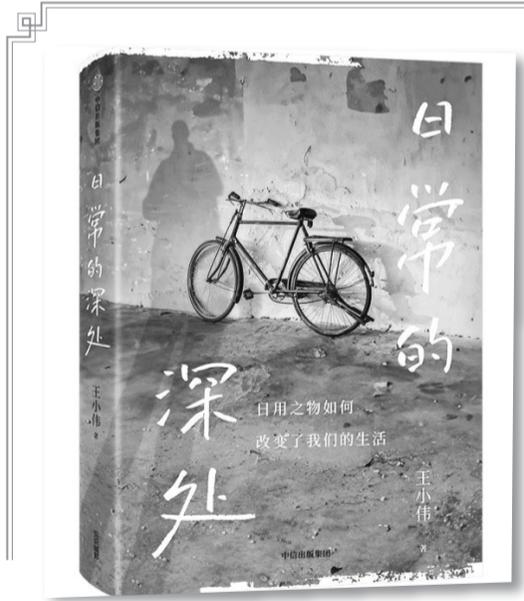
的充电时间不断缩短，这带来了便利，但与此同时，“留给人类喘口气儿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刻钟”，手机正在成为充满科幻意味的“形而上学快乐机”，贯彻着一种冰冷且坚硬的“集中控制逻辑”；再比如，分享本是一种健康的心态，一种“在一起”的内在连接，但是在微信的集体化语境中，“每个人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常是微信所带来的社交负担，而不是分享的愉快”。

王小伟的所感与所思穿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网络中，兜住了“物”对“生活”的影响与塑造，更流露出自己对“家园”的殷切向往。在论述手机对生活的影响时，他特意对比了壁炉与地暖的生活场景，壁炉代表着人对生活的深刻参与，预示着人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共存，“一家人既取暖，也观火，其乐融融”；在地暖场景中，人们关注的可能只是手机推送的消息以及由此所搭建的“世界”，“手机正在使得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地暖化”。王小伟所期盼的，是通过“操心与辛劳”营造出的“家园”，它是经由人的切身参与而成立的空间，实现了人与空间的共在，并经由“情”的盈溢而成为安稳身心、疗愈自我的“家园”。

王小伟并不拒斥“物”，更不会反对“物”对“生活”的丰盈，空泛的“断舍离”让他感到的只是“对整个生活世界的大拒绝”。他认为“物”是“完美的时间琥珀”，人与“物”的相处为后者注入了“人间苦乐”，让它成为记忆的载体甚至记忆本身。“物”在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中存在，人对“物”的思考，也必然镌刻着时间的痕迹，熔铸了“我”的心血。

在这个层面上，王小伟对“物”的思考升华为哲学的沧桑，因为他由“物”所深化的，是与“我”的生存紧密相关的“自己生命中的真问题”，在和“物”会面时，他都将自己置身其中，并不断扎根，直抵“日常的深处”，通达心灵的深处。

沈祖新



翻开《日常的深处》，只看目录，也能对作者王小伟的心境与诉求有所了悟。从日常生活的全景式扫描，到对“空间”的单刀直入达成日常生活的哲学沉思与文化分析，最后以手机与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为锚点，展开更为深入的批判性反思。三个部分紧扣“物与生活”之间的关系。

日常生活为“物”所充盈，但也为其所困困，在日益增高的围墙之下，生活成为围城的困守而非突围的可能。王小伟的写作，正是以敏锐的反思作为起点开展的一次突围的尝试。

王小伟的文字中，弥漫着“人到中年”的悲哀与伤感。他对“物”的注意，可能并不是出于哲学学者的职业自觉，而是“中年危机”的情绪外化，在困顿中莫名其妙地“对老物件表现出深沉的感念”。这种“感念”，让他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敏感，也促使他开始某些行动。当他留意到生活中的诸多物件时，感受到时间流逝带来的腐蚀。在这颗中年心灵的两端，连接着“旧物件”与“现代生活”的两极。这些